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读者》杂志原创版

联袂推荐

❖ 2009年度珍藏系列 ❖

ZUISHOU HUANYING DE
MINGJIA QINQING MEIWEN
PAIHANGBANG

最受欢迎的 名家亲情美文

排行榜

《读者》签约作家 大卫◎主编

感动亲情 珍惜亲情 感恩亲情
泪水是一时 感动是一生 我们应该深深地铭记在心里

石油工业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读者》杂志原创版
联袂推荐

❖ 2009年度珍藏系列 ❖

ZUISHOU HUANYING DE
MINGJIA QINQING MEIWEN
PAIHANGBANG

最受欢迎的 名家亲情美文 排行榜

《读者》签约作家 大卫◎主编

石油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受欢迎的名家亲情美文排行榜/大卫主编.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0. 1

(2009 年度珍藏系列)

ISBN 978-7-5021-7550-4

I. 最…

II. 大…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6055 号

最受欢迎的名家亲情美文排行榜

大卫 主编

出版发行: 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 100011)

网 址: www.petropub.com.cn

编辑部: (010) 64523642 营销部: (010) 64523603 645236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石油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40 × 1060 毫米 开本: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49 千字

定价: 26.8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特别推荐

2009 年度亲情美文排行榜

想念父亲	◎ 阎连科	2
哑巴父亲的哑巴爱	◎ 张建伟	10
母亲的文化	◎ 迟子建	15
母亲让我快乐魔术	◎ 刘 谦	17
我的母亲章含之	◎ 洪 晃	19
母爱有灵	◎ 麦 家	21
当孩子来临	◎ 池 莉	23
这一次，我抱你	◎ 肖欣楠	27

特别关注

2009 年度亲情美文上榜佳作

母 亲	◎ 刘醒龙	34
飞翔的黄豆芽儿	◎ 风为裳	36
没有月亮的夜晚	◎ 刘术香	40
妈妈，我要把你嫁出去！	◎ 丁小毛	44
散落在雪夜的母爱	◎ 尉克冰	48
母亲教我的歌	◎ 徐小平	51
总是站起来的那个人	◎ 孙道荣	54
妈妈对我生死相许	◎ 陈 蓉	55



母亲的另类教育	◎陈 彤	60
母亲的“太极教育法”	◎甄子丹	62
母亲的眼睛	◎周海亮	63
如果妈妈知道	◎叶倾城	66
母亲的电影	◎凤 凰	68
今天爸爸回来	◎美人维	70
有那样一个下午	◎乔 叶	72
铺一条路给母亲	◎钱永广	73
北川的年	◎杜文娟	74
打扫院子这件事	◎赵 婕	76
被拆掉的台阶	◎张逢春	78
妈妈，星期五我想回家	◎刘殿学	79
母爱的味道	◎余显斌	83
母爱创造的奇迹	◎林少华	85
下辈子，还让我遇到你	◎风为裳	87
那样的妈妈	◎莫小米	90
母亲的需要	◎纪依莘	92
我的爹娘	◎朱令芬	94
没有了我，父母怎么活	◎喻 云	96
天下的父母都要睡在一起	◎南在南方	99
最后的牵手	◎雷抒雁	104
女儿在国外打工	◎邓 刚	106
女儿让我的眼前五彩斑斓	◎于 丹	112
写给孩子的城市指南	◎何树青	114
拥你入睡	◎肖复兴	115
坐在路边鼓掌的人	◎刘继荣	117
九颗乳牙	◎梅 洁	120
与死神的37天搏斗	◎毛学艺	121
我不是你姐吗	◎午夜精灵	123
那个和我最像的人	◎卫宣利	127
一生最爱你	◎常 草	131



子非鱼	◎袁山山	134
大姨家的大表哥	◎孙冰玉	137
梦里潇湘	◎刘醒龙	140
冰片、藕以及中秋的月亮	◎何鑫业	142
姑姑是我妈	◎卫宣利	144
生日礼物	◎慕 枫	147
播种快乐	◎李荷卿	149
“父子”日记	◎沈 湘	152
母亲的镇定救了儿子的命	◎王 璐	154
像父亲一样劳动	◎庞余亮	156
我和你，一家人	◎孙君飞	158
爸，叫我小蕊吧	◎丁立梅	165
五星级父亲	◎冷香清露	168
父子应是忘年交	◎冯骥才	170
父亲不是一种权力	◎朱 鸿	172
比星星更高的是什么	◎风为裳	174
天地为我们不荒不老	◎童素心	175
追风的父亲	◎王焕伟	177
父亲只认识我的名字	◎冯海鹏	179
父亲的巨著	◎张森凤	180
父亲也是儿子	◎牛学国	182
父亲成龙的背影	◎房祖名	184
打倒我爸	◎范 伟	185
赖先生，我爱你	◎苏 格	187
最亲、最爱的父亲	◎林可依	189
海水咸，海水深	◎尤天晨	194
阳光照得最多的地方	◎徐 迅	198
老爸这辈子	◎萧 音	199
掏空的馒头	◎雷小军	203
作为父亲	◎陈建功	205
阿里达智救父亲	◎谭文毫	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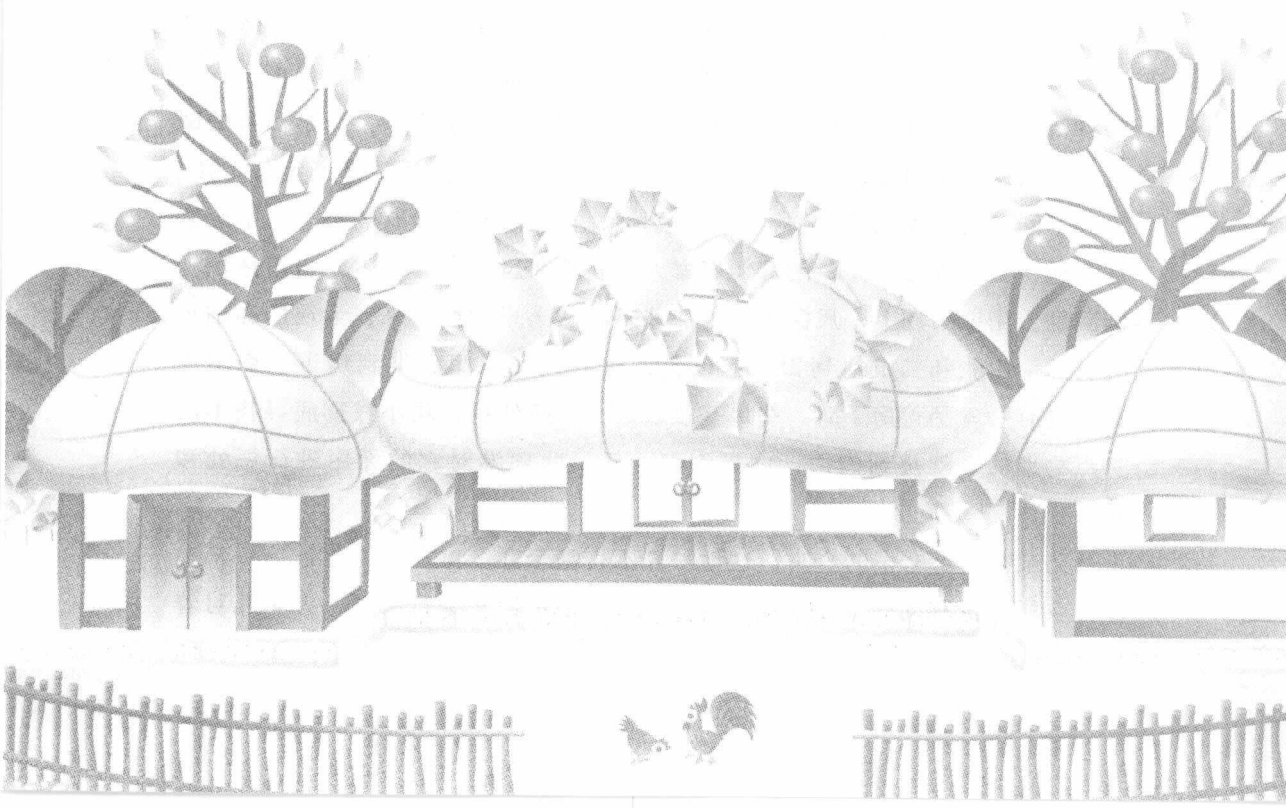
Qinqing Meiwen

QINQINGMEIWEN

最受欢迎的名家亲情美文排行榜

特别推荐

2009年度亲情美文排行榜



想念父亲



阎连科

土地的身影

到今年，我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个春春秋秋，是那么漫长的一河岁月。在这一河岁月的漂流中，过去许多老旧的事情，无论如何，却总是让我不能忘却。而最使我记忆犹新、不能忘却的，比较起来，还是我的父亲和父亲在他活着时劳作的模样儿。他是农民，劳作是他的本分，唯有日夜的劳作，才使他感到他是活着的和活着的一些生存与意义，是天正地正的一种应该。

很小的时候——那当儿我只有几岁，或许是不到读书的那个年龄吧，便总如尾巴样随在父亲身后。父亲劳作的时候，我喜欢立在他的身边，一边看他举镐弄锹的样子，一边去踩踏留在父亲身后或者他身边的影子。

这是多少、多少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各家都还有自留地，虽然还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土地公籍，但各家各户都还允许有那么一分几分的土地归你所有，任你耕种，任你做作。与此同时，也还允许你在荒坡河滩上开出一片一片的小块荒地，种瓜点豆，植树栽葱，都是你的权益和自由。我家的自留地在几里外一面山上的后坡，地面向阳，然土质不好，全是褐黄的礞土，俚语说是块料礞地，每一锹、每一镐插进土里去，都要遇到无角无棱、不方不圆、无形无状的料礞石。每年犁地，打破犁铧是常有的事。为了改造这土地，父亲连续几年冬闲都领着家人，顶着寒风或冒着飞雪到自留地里刨刨翻翻，用镢头挖上一尺深浅，把那些礞石从土里翻捡出来，大块的和细小瘦长的，由我和二姐抱到田头，以备回家时担回家里，堆到房下，积少成多，到有一日翻盖房子时，垒地基或表砌山墙所使用；块小或彻底寻找不出一物形的，就挑到沟边，倒进沟底，任风吹雨淋对它的无用进行惩处和暴力。

父亲有一米七多的个头，这年月算不得高个儿，可在几十年前，一米七多在乡村是少有的高个儿。那时候，我看着他举过头顶，镢刺儿对着

天空，晴天时，那刺儿就似乎差一点钩着了半空中的日头；阴天时，那刺儿就实实在在钩着了半空的游云。因为一面山上，只有我们一家在翻地劳作，四处静得奇妙，我就听见了父亲的镢头钩断云丝那咯咯叭叭的白色声响。追着那种声音，就看见镢头在半空凝寂了片刻之后，一瞬间，又暴着力量往下落去，深深地插在了那坚硬的田地里。而父亲那由直到弯的腰骨，这时会有一种柔韧的响声，像奔跑的汽车轧飞的沙粒样，从他那该洗的粗白布的衬衣下飞奔出来。父亲就这样一镢一镢地刨着，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在他的镢下流去和消失；一个冬日、又一个冬日地，被他刨碎重又归新组合着。每天清晨，往山坡上去时，父亲瘦高的身影显得挺拔而有力，到了日落西山，那身影就弯曲了许多。我已经清晰无误地觉察出，初上山时，父亲的腰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笔直的腰杆儿，可一镢一镢地刨着，到了午时，那腰杆儿便像一棵笔直的树上挂了一袋沉重的物件，树干还是立着，却明显有了弯样。待在那山上吃过带去的午饭，那树也就卸了吊着的物件，又重新努力着撑直起来，然而到了日过平南，那棵树也就彻底弯下了，如挂了两袋、三袋更为沉重的物体，仿佛再也不会直了一般。然尽管这样，父亲还是一下一下有力地把镢头举在半空，用力地一下一下让镢头暴落在那块料礅地里，直到日头最终沉将下去时。

我说：“爹，日头落了。”

爹把镢头举将起来，看着西边，却又问我道：“落了吗？”

我说：“你看——落了呢。”

每次我这样说完，父亲似乎不相信日头会真的落山，他要首先看我一会儿，再把目光盯着西边看上许久，待认定日头确是落了，黄昏确是来了，才最后把镢头狠命地往地上刨一下，总结样地，翻起一大块硬土之后，才会最终把镢头丢下，将双手卡在腰上向后用力仰几仰，让弯久的累腰响出特别舒耳的几下嘎巴嘎巴的声音，再半旋身子，找一块高凸出地面的虚土或坷垃，仰躺上去，面向天空，让那虚土或坷垃正顶着他的腰骨，很随意、很舒展地把土地当做床铺，一边均匀地呼吸，一边用手抓着那湿漉漉的碎土，将它们在手捏成团儿，再揉成碎末，这样反复几下，再起身看看他翻过的土地，迈着匀称的脚步，东西走走、南北行行，丈量一番，在心里默算一阵，又用一根小棍，在地上笔算几下，父亲那满是红土的脸上，就有了许多浅色粲然的笑容。



我问：“有多少地？”

父亲说：“种豆子够咱们一家吃半年豆面，种红薯得再挖一个窑洞。”

然后，就挑起一担我捡出来的料礅石，下山回家去了。那料礅石虽然不似鹅卵石那么坚硬沉重，可毕竟也是石头，挑起时父亲是拄着镢柄才站起来的。然他在下山的路上，至多也就歇上一息两息，就坚持着到了家里。路上你能看见他的汗一粒粒落在地上，把尘土砸出豆夹窝似的小坑，像落在日头地里的几滴很快就又将被晒干的雨滴一样。我跟在父亲身后，扛着他用了一天的镢头，觉得沉重得似乎能把我压趴在地上，很想把那柄镢头扔在脚地，可因为离父亲越来越远，竟还能清楚地听见他在那一担礅石下整个脊骨都在扭曲变形的咔嚓咔嚓的声响，便只好把镢头从这个肩上换到那个肩上，迅速地小跑几步，更近地跟在他的身后，以免落在黄昏的深处。

到了家里，父亲把那一担礅石放在山墙下边，似乎是彻底地用完了自己的气力，随着那两筐落地的礅石，他也把自己扔坐在礅石堆上。如果黄昏不是太深，如果天气不是太冷，他就坐在那儿不再起来，让姐们把饭碗端将出去，直到吃完了夜饭，才会起身回家，才算正式结束了他一天的劳作。这个时候，我就怀疑回家倒在床上的父亲，明天是否还能起得来。然而，来日一早，他又如上一日的一早一样，领着我和家人，天不亮就上山翻地去了。

这样过了三年——三年的三个冬天，我们家的那块土地彻底地翻检完了。家里山墙下堆的黄色的礅石，足够表砌三间房的两面山墙，而田头沟底倒堆的礅石也足有家里的几倍之多，你不敢相信一块地里会有多么多的礅石。你终于知道那块比原来大了许多的自留地，其实都是从礅石的缝中翻检出来的，也许七分，也许八分，也许有一亩见余。总之，那块田地对几岁的你来说，犹如一个广场，平整、松软，散发着深红香甜的土腥，就是你在田地里翻筋斗、打滚儿，也不会有一点坚硬划破你的一丝皮儿。因此，你似乎懂得了一些劳作和土地的意义，懂得了父亲在这个世上生存的意义。似乎明白，作为农民，人生中的全部苦乐，都在土地之上、都根在土地之中、都与劳作息息相关；或者说，土地与劳作，是农民人生的一切苦乐之源。尤其从那年夏天开始，那块土地的边边角角，都经过了根彻的整理，低凹处的边岸用礅石垒了边坝，临路边易进牛羊的地方，用枣刺封插起来，太过尖角的地脑，落不了犁耙，就用铁锨细翻了一遍；然后，在地里扒出一片蘑菇似的红薯堆，一家人又冒着酷暑，在几里外的山下挑水，在那块田里栽下了它成为



真正的田地之后的第一季的红薯苗儿。

也许是父亲的劳作感动了天地，那一年风调雨顺，那块田地的红薯长势极好，因为翻捡礅石时已经顺带把草根扔了出去，所以那年的田里，除了油黑旺茂的红薯秧儿，几乎找不到几棵野草。凡从那田头走过的庄稼人，无不站立下来，扭头朝田里凝望一阵、感叹一阵。这时候如果父亲在那田里，他就会一边翻着茂如草原的红薯秧棵儿，一边脸上漫溢着轻快的欢笑。

人家说：“天呀，看你家这红薯的长势！”

父亲说：“头年生土，下年就不会这样好了。”

人家说：“我家冬天粮不够时，可要借你们家的红薯呀。”

父亲说：“随便，随便。”

为了储存那一地的红薯，父亲特意把我家临着村头寨墙的红薯窑中的一个老洞又往大处、深处扩展一新，并且在老洞的对面，又挖了更大一眼新洞。一切都准备完毕，只等着霜降到来前后，开始这一季的收获。为了收获，父亲把秃头的镢头刺儿请铁匠加钢后又捻长了一寸；为了收获，父亲在一个集日又买了一对挑红薯的箩筐；为了收获，父亲把捆绑红薯秧儿的草绳，搓好后挂在了房檐下面。工具、心情、气力，都已经准备好了，剩下的就是等待霜降的来降。

阳历10月8日、9日，是霜降前的寒露，寒露之后半月，也就是霜降了。可到了寒露那天，大队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由村支书传达了由中央到省里，又由省里至地区和县上，最后由县上直接传达给各大队支书的红印文件。文件说人民公社绝对不允许各家各户有自留地的存在。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必须在文件传达之后的三日之内，全部收归公有。

那是1966年的事。

1966年的那个寒露的中午，父亲从会场上回来没有吃饭，独自坐在上房的门槛儿上，脸色灰白阴沉，无言无语，惆怅茫然地望着天空。母亲端来一碗汤饭说：“咋办？交吗？”

父亲没有说话。

母亲又问：“不交？”

父亲瞟了一眼母亲，反问道：“能不交吗？敢不交吗？”

说完之后，父亲看看母亲端给他的饭碗，没有接，独自出门去了。吃过午饭，父亲还没有回来。到了吃晚饭时，父亲仍然没有回来。母亲知道父亲



到哪儿去了，母亲没有让我们去找父亲。我们也都知道父亲去了哪里，很想去那里把父亲找回来，可母亲说让他去那里坐坐吧，我们便没有去寻叫父亲。那一天直至黄昏消失，夜黑铺开，父亲才有气无力地从外边回来，回来时他手里提着一棵红薯秧子，秧根上吊着几个鲜红硕大的红薯。把那棵红薯放在屋里，父亲对母亲说：“咱们那块地土肥朝阳，风水也好，其实是块上好的坟地，人死后能埋在那儿就好啦。”

听着父亲的话，一家人默默无语。

默默无语到月落星稀和人心寒凉。

盖房

没有谁能想到父亲会下世得那么急快，母亲、姐姐、哥哥及左邻右舍，谁都觉得他走得早了，早得多了，让他的子女们无法接受。但是父亲，他似乎自得了那病的第一天起，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正常的人，死亡是站在你人生的前方某处，在等着你一日日、一步步向它走近，待你到了它的面前，它能够伸手及你，它才会伸手携你而去。但对于一个病人，那就不仅是你一日日、一步步向死亡走去，而是死亡也从你的对面，一日日、一步步向你跑来。人生就是那么一定的、有限的一段距离，如果时速一定，只有你单向地向死亡靠近，那就需要相对长点的时间，如果你向死亡走去，死亡也迎面向你走来，那你的人生时间就要短下许多。世间上每个人只有那么一段行程，一个人独自走完这段行程的人生是一回事，而有另外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死亡的黑影，也来抢行你这段路程，那你的人生就是另外一回事。而我的父亲，他一定是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的。他一定因为有病，就在冥冥之中看见了属于他的那段人生行程的对面，也正有一个暗影在向他走来。所以，他作为一个农民、一个父亲，就特别急需把他认为一个农民父亲应该在人世的所尽之责，无遗无憾地尽力完毕和结束。

那么，一个身为农民的父亲，他活在世上到底应该做完一些什么事情呢？尽到一些什么职责呢？这一点，父亲和所有北方的农民一样，和所有北方的男人一样，和他周围所有做了父亲却最远的行程是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倘若能到百里之外的洛阳就是人生大事、就是生命的一次远足的农民一样，他们自做了父亲那一日、一时的开始，就刻骨铭心地懂得，他们最大、最庄严的职责，就是要给儿子盖几间房子，要给女儿准备一套陪嫁，要目睹着儿



女们成家立业。这几乎是所有农民父亲的人生目的，甚或是唯一的目的。

我想因为有病，父亲对这一目的就看得更为明晰、更为强烈、更为简捷：那就是在父亲生前，他以为他需要做完的许多事情中，最为急迫的是儿女们的婚姻。

而理想的婚姻，又似乎是建立在房子的基础之上。似乎谁家有好的房舍，谁家儿女就有可能具备理想婚姻的基础。房子是一个农民家庭富足的标志和象征，甚至，在一方村落里，好的房屋，也是一个家庭社会地位的象征。父亲和所有农民一样，明白这一点，就几乎把他一生的全部精力和财力，都集中在了要为子女们盖下的几间瓦房上。盖几间瓦房，变成了父亲人生的目的，也变成了他生命中的希冀。

现在，我已经记不得我家那最早竖起在村落的三间土房瓦屋是如何盖将起来的，只记得，那三间瓦房的四面都是土墙，然在临靠路边的一面山墙上，却表砌了从山坡田野一日一日挑回来的黄色的礅石，其余三面墙壁，都泥了一层由麦糠掺和的黄泥。春天来时，那三面墙上长有许多瘦弱的麦芽；记得那半圆的小瓦，在房坡上一行一行，你在任何角度去看，都会发现一个个瓦楞组成的一排排的人字儿，像无数队凝在天空不动的雁阵。记得所有路过我家门前的行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要立下脚步，端详一阵那三间瓦屋，像懂行的庄稼把式在几年前路过我父亲翻捡、扩大过的自留地一样，他们的脸上，都一律挂着惊羡的神色和默语的称颂。我还记得，搬进那瓦屋之后，母亲不止一次地面带笑容给我们姐弟们叙说，盖房前父亲和她如何到二百里外的深山老林，去把那一根根杂木椽子从有着野狼出没的山沟扛到路边；记得母亲至今还不断地挂在嘴上，说盖起房子那一年春节，家里没有一粒小麦，没有半把面粉，是借了人家一碗污麦面粉让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每人吃了半碗饺子，而父亲和她，则一个饺子都没吃。还说那一年她试着把白面包在红薯面的上边，希望这样擀成饺子叶儿，能让她的子女们都多吃几个白菜饺子，但试了几次，皆因为红薯面过分缺少黏性而没有成功——而没有做成饺子叶儿的，包了一层白面的红薯面块，就是父亲那年过节所吃的大年饭。

这就是房子留给我的最初记忆，之后所记得的，就是我所看到的，就是那新盖的三间瓦房，因为过度简陋而不断漏雨，每年雨季，屋里的各处都要摆满盆盆罐罐。为了翻盖这漏雨的房子，父亲又蓄了几年气力，最后不仅使那瓦房不再漏雨，而且使那四面土墙的四个房角，有了四个青砖立柱，门和



窗子的边沿，也都用青砖镶砌了边儿，且临了路边的一面山墙和三间瓦房的正面前墙，全都用从自留地挑回的长条儿礅石砌表了一层，而料礅石墙面每一平方米的四围边儿，也都有单立的青砖竖起隔断，这就仿佛把土瓦房穿了一件黄底绿格的洋布衬衫，不仅能使土墙防雨，而且使这瓦房一下美观起来、漂亮起来，它也因此更为引人注目，更为令众多乡人惊惊羡慕。

这就是父亲的事业。是父亲活着的主要人生目的之一，也是他觉得必须尽力活在人世的一种实在依据。要说，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父亲的那种病，都不是让人立等着急的急症、绝症——哮喘病，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无非是头痛脑热之类的。但头痛与脑热，却是易于治愈的家常小症，而哮喘却是有可能由小变大、由轻至重，最终转化为无可救治的肺原性心脏病的一种慢性的常见病症。在乡村、在偏远的山区农村，这种病几乎是老年人的必得之症。人过五十、六十，由于年轻时劳累受寒、感冒频繁，有这种病的老人最少占五十岁以上人口的一半还多，而最终因为这种病而离开人世的农民几乎是司空见惯。不用说，父亲在他的生活中目睹了太多因这种病而撒手人寰的场景；不用说，父亲明白得了这种病，要么借助年轻的体魄和命运，碰巧也就将此病治好痊愈了，要么和更多的有了这病的人一样，最终因为此病而谢世。

父亲和别人所不同的是，他得这病时还不到三十岁，自恃年龄和身体的许可，没有太把这病放在心上，病重了就借钱讨几副药吃，病轻了就仍然无休无止地劳作，这样十几年熬煎下来，日日月月，恶性循环，终于在不到五十岁时，每年冬天病情发作，就如七十岁有了哮喘一样。也正因为这样，他就想急急忙忙把房子翻盖起来，想让他子女们不延不误，长大一个，成婚一个；成婚一个，他也就算了却了他的一份必尽的心愿。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的婚姻，在那个今天已经改村为镇的左邻右舍的目光中，从订婚到成家，他们都认为较为顺利，这除了父母和我们兄弟姐妹的为人本身，与父亲染病挨饿为我们盖起的一间间的乡村瓦屋不无关系。那是仅有二分半地的一所乡村小宅，中央之上，盖三间上房，东西两侧，再各盖两间厢厦，这样七间房子，正留出一分地的一个四方院落：这是豫西农村最为盛行而有些殷实的农家小院。为了盖房，父亲每年过节都很少添过新衣；为了盖房，父亲把房前屋后能栽树的地方全都栽了泡桐、杨树。到了冬天，还在那树苗身上涂上白灰、围上稻草，以使它取暖过冬。春天来时，他把这些



稻草取掉，和让孩子们脱掉过热的棉衣一样，再在小树周围扎下一圈枣刺棵儿，以防孩娃们的热手去那树上摸碰。父亲就这样如疼爱他的孩子样养护着那些小树。那些小树在几年或多年之后，长到中年、老年，就做了我家房上的檩梁。到我家那七间房子全都成了瓦房以后，父亲虽然不是第一个盖筑瓦屋的村人，却是第一个让家里没有草房——包括鸡窝、猪圈——的房主。而且，在我们家的院落里，父亲在他哮喘病已经明显加重的时候，还戴着避寒的暖纱口罩，拉着板车，领着我们兄弟姐妹，趟过已经封冻结冰的几十米宽的酷冷伊河，到十几里外的一条白涧沟里寻找二三指厚的红色薄片石头，拉回来铺满院子、铺满通往厕所和猪圈的风道小路，使那二分半的宅院，没有见土的地方。每到雨天，街上和别户各家，到处都泥泞不堪，只有我们家里干干净净。那样的天气里，我们家院里总是站满了村人邻居，他们在那不见泥沙的院里、屋里，打牌说笑、讲述故事、议论命运和生老病死，把我们家那所宅院和那宅院中围困着的乡村人的人生，当成村落建筑和日子的榜样与楷模。

事实上，那所宅院和宅院中的日子，的确在那片村落和方圆多少里的村落中，都有着被夸大的影响和声誉，对许多农民的日子起着一种引导的督促。可是，只有为数不多的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们，方才知悉父亲为了这些，付出了他的健康，也付出了他许多的生寿。记得最后盖我家东边那两间厢厦时，父亲领着我们，破冰过河去山沟里拉做地基的石头，因为车子装得太满，返回时车子陷在伊河当中，我们姐弟全都高卷起裤腿，站在冰河中用力猛推，不仅没能把车子推动半步，反而每个人的手脸都冻得乌青，腿和脚在水中哆嗦得不能自己。这时候，父亲回过身子，从车辕间出来，把我们姐弟从水中扶到岸上，用棉衣包着我们各自的腿脚，他自己又返回水中，同哥哥一道，从车上卸着一二百斤重的石头，一块块用肩膀扛到岸边，直到车子上的石头还剩一半之多，才又独自从冰河中把车子拉上岸来。父亲从水中出来时候，他脖子里青筋勃露，满头大汗，手上、肩上、腿上和几乎所有衣服每个部位，却都挂着水和冰凌。我们慌忙去岸边接着父亲和那车石头，待他把车子拉到岸上的一块干处，我们才都发现，父亲因为哮喘，呼吸困难，脸被憋成了青色，额门上的汗都是憋出来的。见父亲脸色青胀，咳嗽不止，姐姐赶忙不停地去父亲的后背上捶着，过了很久，捶了很久，待父亲缓过那艰难的呼吸，哥哥也抱着一块水淋淋的石头最后从冰河里出来，他把那石头



放在车上，望着父亲的脸色说：“不一定非要盖这两间房子，不能为了房子不要命啊。”

父亲没有马上说话，他瞟了一眼哥哥，又望望我们，最后把目光投向荒凉空无的远处，好像想了一会儿，悟透并拿定了什么主意，才扭回头来对着他的子女们说：

“得趁着我这哮喘不算太重，还能干动活儿就把房子盖起来，要不，过几年我病重了，干不动了，没把房子给你们盖起来，没有在我活着时看着你们一个个成家立业，那我死了就对不起你们，也有愧了我这一世人生。”

其实，父亲的病是在他年轻时的劳累中得下的，而扎根难愈，却是他在为子女成家立业的盖房中开始的。在我们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小，1984年10月完婚在那最后盖起的两间瓦屋之后，也便了却了父亲的最后一桩夙愿。于是，没过多久，他便离开我们独自去了，去另外一番界地，寻找着另外一种安宁和清静。

哑巴父亲的哑巴爱



张建伟

父亲是个哑巴，这一直是我心中一块隐隐的痛。

我的家在一个偏僻的小镇，父亲就在小镇的拐角支了一个烧饼摊赚钱养活全家。听人说，我的老家并不在这儿，是父母后来搬到这儿的。每到逢年过节，父亲总是一个人回去给爷爷奶奶送纸钱，然后下午再回来陪我们吃年夜饭。有时我闹着要去，可他不让，娘说你是女娃娃，去个啥？这使我对父亲大为不满。又加上与别的小朋友在一起玩时，他们总是排斥我说：“你父亲是个哑巴，我们不跟你玩！”只此一句，我就恨上了父亲，怪他是个哑巴，同时更怪母亲不该给我找了个哑巴父亲。母亲听了我的混账话，立即就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父亲看见了，拦了过去，一把把我抱进了怀里，可我并不领情，而是把他一推，自己跑开了。这时的父亲就站在那儿呵呵地傻笑。



七岁那年的一天，我背着书包跟着父亲走进了镇子上最好的一所小学校，听着父亲哇啦哇啦地打着手势和老师“讲”话，我的脸羞愧得要命，特别是当我走进教室，有的同学指着我说：“瞧！她就是哑巴的女儿”时，我更是想在地上找个裂缝钻进去。从学校回来后，我就跟父亲约定：以后不准他再进我们学校半步，否则我就跟他翻脸。父亲想了一会，还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由于父亲的原因，我在同学们中间总是抬不起头，他们不和我玩，我也懒得和他们交往，在孤独中，我品尝到了受人冷落的辛酸，但也就是这样的环境给了我过多的思考空间和学习时间。为了使自己内心深处那一点点可贵的自尊不再受伤害，我拼命地学习，良好的成绩给我带来了许多安慰，每当听到别人拿我作榜样来教育自己的子女时，我的心里就会泛起难以抑制的喜悦，而这也成了父亲唯一向别人炫耀的资本，看着他满脸的笑容，我心里很是激动，爸爸！要是你会说话该多好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体会到了父亲生活的艰辛，每天天不亮，他就爬起来和面，等面发酵后，就收拾好东西，和母亲拉着架子车来到烧饼锅前，开始一天的忙碌，为了招揽生意，他总是满脸堆笑地哇哇地招呼着客人，有时碰到蛮不讲理的，吃饭不给钱外，父亲还要遭受白眼和侮辱。我是哑巴的女儿，尚且承受这么大的压力，父亲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每当想到这里，我都会为自己过去的想法和做法而羞愧，有好几次，我都想跑到父亲面前给他下跪，乞求他的原谅，可倔强的我实在没有勇气这样做，在父亲面前，我依然是那副不屑一顾的神色。母亲看了，总是大声训斥我的无礼，而父亲并不在意，他依然卑微地笑笑。

18岁那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重点高中，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父亲高兴得脸上开了花，他把当天的烧饼全部免费送了客人。

离开了父亲，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终于脱离那个让我伤心的地方。可这时，我又担心城里的同学会知道父亲是个哑巴，看着我一脸的愁容，父亲似乎猜出了这一点，他没等我说话，就在临上学前又用手势向我重申了那个幼稚的约定。就这样，每个星期天，父亲和我都准时来到城里那个最大的商场门前，他把钱交给我后，就一步三回头地走了回去，望着他那恋恋不舍的目光，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放寒假后，我又回到了那个小镇，父亲依然在他的烧饼摊前忙碌着，虽

